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三國志補註卷六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修撰臣陳初哲

校對官中書臣范鑾

謄錄舉人臣朱錫彤

欽定四庫全書

三國志補注卷六

編修杭世駿撰

吳書

孫破虜討逆

孫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

吳書曰堅世仕吳家于富春葬于城東

幽明錄曰孫鍾吳郡富春人堅之祖也與母居至

孝篤明種瓜為業忽有三年少詣之乞瓜鍾為設食臨去曰我司命也感君之知何以相報此山下善可作冢復言欲連世封侯而數世天子邪鍾跪曰數代天子固當但何處便為定墓曰君可出百步後顧見我去處即是墳所也山下行百步便顧見悉化成白鶴也

表遣黃祖逆于樊鄧之間

元和郡國志曰復州却月城在河口劉表將黃祖

所守處

為祖軍士所射殺

水經注曰峴山有桓宣所築城孫堅死于此 中  
華古今注曰孫文臺獲青玉馬鞍其光照于衢路  
策字伯符 興平元年從袁術術甚奇之

語林曰孫策年十四詣袁術俄而外通劉豫州來  
孫便求去袁曰劉豫州何若答曰英雄忌人既出  
下東階而劉備從西階上但得轉顧視孫足下行

殆不復前矣

後術欲攻徐州從廬江太守陸康求米三萬斛康不與  
術大怒 術遣策攻康 拔之

後漢書陸康傳曰袁術屯兵壽春部曲飢餓遣使  
求委輸兵甲康以其叛逆閉門不通內修戰備將  
以禦之術大怒遣其將孫策攻康圍城數重康固  
守吏士有先受休暇者皆遁伏還赴暮夜緣城而  
入受敵二年城陷月餘發病卒

吳人嚴白虎等衆各萬餘人處處屯聚

太平寰宇記曰石城山在烏城縣西三十里山墟  
名云昔烏程豪族嚴白虎于山下壘石為城與呂  
蒙戰今山下有弩臺烽火樓之跡猶存

志林曰初順帝時琅邪宮崇詣闕上師于吉所得神  
書于曲陽泉水上白素朱界號太平青領道凡百餘

卷

後漢書裴楷傳曰臣前上琅邪宮崇受于吉神書

又曰官崇所獻神書專以奉天地順五行為本  
亦有興國廣嗣之術其文易曉叅同經典 又曰  
其言以陰陽五行為家而多巫覡雜語有司奏崇  
所上妖妄不經乃收藏之後張角頗有其書焉

注曰神書即今道家太平經也其經以甲乙丙丁  
戊己庚辛壬癸為部每部一十七卷也 像天地  
經曰後漢順帝時曲陽泉上得神仙經一百卷內  
七十卷皆白素朱界青標朱書號曰太平清道

神仙傳曰宮崇者琅琊人也有文才著書百餘卷  
師事仙人于吉漢元帝時隨吉于曲陽泉上遇天  
仙授吉青纈朱字太平經十部吉行之得道以付  
崇後上此書書多論陰陽否泰災眚之事有天道  
地道人道云治國者用之可以長生此其旨也

至夜卒 權稱尊號追謚策曰長沙相王封子紹為吳  
侯 評曰 且割據江東策之基兆也而權尊崇未至  
子止侯爵于義儉矣

吳地記曰盤門吳大帝蟠龍故名門內有武烈大  
帝廟在祀典東北二里有後漢破虜將軍孫堅墳  
又有討逆將軍孫策墳 異苑曰餘姚縣倉封印  
完全而開之覺大損耗後伺之乃是富陽縣桓王  
陵上雙石龜所食即密令毀龜口于是不復損耗  
容齋續筆曰孫權即帝位追尊兄策為長沙王  
封其子為吳侯按孫氏奄有江漢皆策之功權特  
承之耳而報之之禮不相宜稱故陳壽評云割據

江東策之基兆也而權尊崇未至于止侯爵于義  
儉矣而孫盛乃云遠思盈虛之數正本定名防微  
于未兆可謂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亂其說迂謬  
如此漢室中興出于伯升光武感其功業之不終  
建武二年首封其二子為王而帝子之封乃在一  
年之後司馬昭季兄師秉魏政以次子攸為師後  
常云天下者景王之天下欲以大業歸攸以孫權  
視之不可同日論也

吳主傳

孫權十五年分豫章為都陽郡

豫章古今記曰分鄱陽歷陽餘干樂安石陽等五縣及廬江共為都陽郡

權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

水經注曰孫權自公安徙此改曰武昌縣鄂縣徙治于袁山東又以其年立為江夏郡分建業之民千家以益之

黃武元年

鴻錄曰孫權黃武元年于彭蠡水沈一鼎其文曰  
百神助陽侯伏三足大篆書

三年

顧徵廣州記曰黃武三年遣交州治中呂瑜發趙  
嬰齊冢得金蠶白珠各數斛

五年

古今刀劍錄曰孫權以黃武五年采武昌銅鐵作

千口劍萬口刀各長三尺九寸刀頭方皆是南銅  
越炭作之文曰大吳小篆書 中華古今注曰吳  
大皇帝有寶刀三寶劍六一曰白虹二曰紫電三  
曰辟邪四曰流星五曰青冥六曰百里刀一曰百  
鍊二曰青犧三曰漏景

江表傳曰權于武昌新裝大船名為長安試泛之釣  
臺沂時風大盛谷利令舵工取樊口權曰當張頭取  
羅州利拔刀向舵工曰不取樊口者斬工即轉舵入

樊口風遂猛不可行乃還權曰阿利畏水何怯也利  
跪曰大王萬乘之主輕于不測之淵戯于猛浪之中  
樓船裝高邂逅顛危奈社稷何是以利輒敢以死爭  
太平御覽引吳志曰權與群臣泛觴于大船江中  
西上逢惡風權遣舵工張頭取羅州谷利拔劍擬  
舵工急取樊口未及至口灣中船破因名敗船灣  
權至岸謂谷利曰何怯于水也谷利曰大王萬乘  
之主欲涉不測之淵一旦傾危社稷何寄因登陸

路而歸 水經注曰庾仲雍江水記云谷里袁口  
江津南入歷樊山上下三百里通新興馬頭二治  
樊口之北有灣昔孫權裝大船名之曰長安亦曰  
大船載坐直之士三千人與群臣泛舟江津屬值  
風起權欲西取蘆洲谷利不從乃拔刀急止令取  
樊口薄舶船至岸而敗故名其處為敗船灣因鑿  
樊山為路以上人即名其處為吳造峴在樊口上  
一里今厥處尚存 江夏記曰敗船灣在縣西北七

里 中華古今注曰孫權時號舸為赤龍小船為  
馳馬言如龍之飛于天如馬之走陸地也 奚囊  
橘柚曰孫權命工人潘芳造船夜夢一老父謂曰  
船將下水參第楫繳楫之入宜更殺其角柂福  
水處  
曰福宜更殺其頓福上曲  
處曰頓則日行千里矣言畢化  
赤龍飛去如法果然

黃龍元年春公卿百司皆勸權正尊號 丙申南郊即  
皇帝位

武昌記曰孫權獵于武昌樊山下見一老母問權  
何獲曰只得一豹母曰何不豎其尾忽然不見權  
稱尊號立廟于山下 水經注曰武昌城西有郊  
壇權告天位于此 騰錄曰權為姆立廟并作一  
鴟文曰豹尾鴟

嘉禾五年春鑄大錢一當五百

泉志曰大泉五百錢舊譜曰徑寸二分重十二銖  
文曰大泉五百余按此泉徑寸一分重四銖六參

今世有之

赤烏元年春鑄當千大錢

晉書食貨志曰孫權鑄當千錢故呂蒙定荊州賜  
錢一億錢既太貴但有空名晉自中原喪亂元帝  
過江用孫氏舊錢輕重雜行大者謂之比輪小者  
謂之四文 泉志曰此泉有二品大者徑寸五分  
重十二銖六參字文夷漫輪郭重厚頗艱得之小  
者徑寸三分重七銖二參世多有之 通典曰當

千大錢徑一寸四分重十六銖

五年

通典曰孫權赤烏五年有戶五十二萬男女口二

百三十萬

十年改作大初宮

建康宮闕簿曰赤烏殿在縣東北五里吳昭明宮  
內制度上應星宿求所以永安也 又曰大初宮  
中有神龍殿去縣三里左太冲吳都賦云抗神龍

之華殿施榮楯而捷獵

權薨 葬蔣陵

丹陽記曰蔣陵因山為陵 元和郡縣志曰蔣陵  
在上元縣北二十二里 太平寰宇記曰吳大帝  
陵在上元縣東北蔣山南八里 韋續九品書曰  
中中吳大帝孫權行艸中下吳大帝行隸艸

三嗣主傳

孫亮

中華古今注曰孫亮作金螭屏風鏤作瑞應圖一百二十種之祥物也

大赦改元

鼎錄曰孫亮建興元年于武昌鑄一鼎其文曰鎮山鼎小篆書三足

二年

古今刀劍錄曰孫亮以建興二年鑄一劍文曰流

光小篆書

豫章東部為臨川郡

豫章古今記曰分南城臨安宜黃等三縣為臨川郡

孫休永安元年遣衡還郡勿令自疑詔武士縛  
綸即日伏誅

困學紀聞曰孫休之遣李衡有高帝之度其討孫  
綸有叔孫昭子之斷吳之賢君也

字商

酋小名錄作蘭

次子名相同

相同二字小名錄作鉅

尤好射雉春夏之間常晨出夜還

世說曰孫休好射雉至其時則晨去夕反群臣莫  
不止諫此為小物何足甚耽休曰雖為小物耿介  
過人朕所以好之 劉峻注曰條列吳事曰休在  
位蒸蒸無有遺事唯射雉可譏

休薨

朱彝尊曰吳志不言定陵所在順治中海寧邵灣山居民穴地得隧道行數百步道窮有碑乃孫休陵也冶銅為門門有獸環兩狻猊夾門左右堅不可入未發而為怨家所首亟以土掩之此地志所不載也

孫皓 孫休立封皓為烏程侯遣就國

萬曆湖州府志曰烏程侯井在府西吳孫皓為侯

時所鑿

寶鼎元年

丹陽記曰孫皓寶鼎元年丹陽宣寨之母年八十  
因浴于後湖化為鼈

二年 是歲分豫章廬陵長沙為安成郡

豫章古今記曰分宜陽平都新淦等三縣及長沙  
安成共為安成郡

建衡元年

古今刀劍錄曰孫皓以建衡元年鑄一劍文曰皇

帝吳王小篆書

三年司空孟仁卒

吳錄曰仁字恭武江夏人也本名宗避皓字易焉少從南陽李肅學其母為作厚褥大被或問其故母曰小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為廣被庶可得與氣類接也除為監池司馬自能結網手以捕魚作鮓寄母母因以還之曰汝為魚官而以鮓寄我非避嫌

也

孟宗別傳曰宗事母至孝母亦能訓之以禮宗初為雷池監奉魚于母母還其所寄遂絕不復食魚後宗典知糧穀乃表陳曰臣昔為雷池監母三年不食魚臣若典糧穀臣母不可以三年不食米臣是以死守之又曰宗為豫章太守人思其患路有行歌故時人生子以孟為名又曰宗為光祿勲大會宗先少飲酒後有彊之飲者一桮便吐傳

詔司察宗吐麥飯察者以聞詔問食麥飯意答言  
臣家足有米麥飯直愚臣所安是以食之上乃歎  
息曰至德清純如此

或剥人之面

語林曰賈充問孫皓何以好剥人面皮皓曰憎其  
顏之厚 又曰王武子與武帝圍碁孫皓看王曰  
孫歸命何以好剥人面皮皓曰見無禮于其君者  
則剥其皮乃舉碁局武子伸足在局下

濬彬所至則土崩瓦解靡有禦者

王濬表曰孫皓出案行石頭還左右兵皆跳刀大呼云要當為國家一死戰決勝之魏帝尚以千人定天下況今有數萬衆自足辦事皓意大喜便開庫藏便出金寶以賜與之小人無狀得持便去于是受皓之降

世說曰晉武帝問孫皓聞南人好作爾汝歌頗能為否皓正飲酒因舉觴勸帝而言曰昔與汝為隣

今與汝為臣上汝一桮酒令汝壽萬春帝悔之

劉繇太史慈士燮傳

劉繇 繩奔丹徒遂泝江南保豫章

豫章古今記曰劉繇城在豫章縣北四十里

繇尋病卒

水經注曰毘陵城北有揚州刺史劉繇墓淪于江  
江即北江也

太史慈 策即解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邪若卿爾

時得我云何慈曰未可量也

獻帝春秋曰策獲太史慈謂曰孤昔與卿神亭之役若為卿先如何慈謂曰不敢面欺若兜鍪帶不斷未可量也

臣松之案吳歷云慈于神亭戰敗為策所得與本傳大異疑為謬誤

危林曰慈若干于神亭見囚則策方解縛而遽云寧識神亭時何其倉卒不次又當言今日得我云何

不宜言爾時也按呂範傳範從孫策攻太史慈于  
勇里乃知神亭時慈獲策兜鍪而勇里時策致慈  
繩綫也裴蓋未之深核

以慈為建昌都尉治海昏

豫章古今記曰太史慈城在海昏縣西三百里

妃嬪傳

孫破虜吳夫人

吳地記曰華亭通玄寺吳大帝孫權吳夫人舍宅

置

吳主權謝夫人 弟承

會稽典錄曰謝承遷吳郡督郵歲穰嘉禾六穗生于部屬

吳主權步夫人

六朝事迹曰今蔣子文廟相對向西有曰孫陵岡是為蔣陵赤烏元年追拜夫人步氏為皇后後合葬蔣陵今蔣廟西南孫陵岡上有步夫人墩墩之

側有夫人家乃其地也

張顧諸葛步傳

張昭字子布彭城人也

丹陽記曰大長安道西張侯橋者本張子布宅處  
也

顧雍字元歎

鴻錄曰顧雍鑄一鴻文曰顧元歎之鴻八分書三  
足

代孫邵為丞相

梁祚魏國統曰吳丞相顧雍諫孫權曰公孫淵未可信後必悔也權入禁中雍後隨之頓首曰此國之大事臣以死爭之權使左右扶出

長子邵早卒

世說曰邵在郡卒雍盛集僚屬自圍碁外啟信至而無兒書雖神氣不變而心了其故以爪掐掌血流沾襟賓客既散方歎曰已無延陵之高豈可有

喪明之責于是豁情散哀顏色自若

榮兄子禹字孟著

太平御覽引蘇州志曰通賢橋東有吳丞相顧雍宅雍至孟名著四代常居此宅門無雜賓投刺投齊者不過一時英俊

邵字孝則 少與舅陸續齊名

世說曰龐士元至吳吳人並友之見陸續顧劭全琮而為之目曰陸子所謂駕馬有一足之用顧子

所謂駕牛可以負重致遠或問如所目陸為勝邪  
曰駕馬雖精速能致一人耳駕牛一日行百里所  
致豈一人哉吳人無以難全子好聲名似汝南樊  
子昭

譚字子默 譚坐徙交州

顧譚別傳曰譚徙交州初吳以罪徙者皆收家財  
入官及下獄簿其資唯有犢車一乘牛數頭奴婢  
不滿十人無尺帛銖金之寶上聞而嘉之皆以家

財付叔文後

諸葛瑾

世說曰諸葛瑾弟亮及從弟誕並有盛名各在一國于時以為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步騭劉表所置蒼梧太守吳巨因斬狗之

王隱晉書曰步騭為交州瑜巨巨照鏡不見其頭騭因入斬之

十一年卒

吳地記曰步騶墳在縣東北三里有石碑見存臨

頓橋西南

協弟闡繼業為西陵督 抗陷城斬闡等

水經注曰郭洲長二里廣一里上有步闡故城方圓稱洲周迴路滿故城洲上城周半里吳西陵督步騶所築也孫皓鳳皇元年騶息闡復為西陵督據此城降留遣太傅羊祜接援未至為陸抗所陷也

張嚴程闡薛傳

張紘

所謂小巫見大巫

莊子逸篇曰小巫見大巫拔茅而棄此其所以終身弗如

闡澤

會稽先賢傳曰澤在母胞八月叱聲震外年十三夢見名字炳然在月中

兼通歷數

甄鸞數術記遺注曰會稽太守劉洪付乾象于東  
萊徐岳又授吳中書闢澤澤甚重焉為注解  
不宜有此舉動宜寬宥

會稽典錄作不宜有此刑遂從之一本又作不宜復有此刑權從之

薛鑒

晉書陸喜傳有較論品格篇言北辭瑩

周瑜魯肅呂蒙傳

周瑜 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數千艘實以薪草膏油灌其中 又豫備走舸名繫大船英雄記曰曹操進軍至江上欲從赤壁渡江無船作竹簰使部曲乘之從漢水來下出大江注浦口未即渡周瑜又夜密使輕船走舸百艘艘有五十人施棹人持炬火持火者數千人又于船上以萃

于簰至乃放火火然即回船走去須臾燒數千簰  
火起光上照天操乃夜去

權拜瑜偏將軍領南郡太守

荊州先德傳曰周瑜領南郡以龐士元名重州里  
所信乃逼為功曹任以大事瑜垂拱而已 古今  
刀劍錄曰周瑜作南郡太守造一刀背上  
有盜寇

將軍字八分書

病卒

吳地記曰周瑜墳在縣東二里 古今刀劍錄曰  
赤烏年中有人得淮陰侯韓信劍帝以賜周瑜  
吳書每賜周瑜衣寒暑皆白領諸將皆不及

魯肅 肅住益陽

元和郡國志曰益陽城魯肅築也東門登之望見  
長沙城邑人馬形色宛然相去三百里故老云長  
沙益陽一時相望

建安二十二年卒權為舉哀又臨其葬

幽明錄曰王伯陽亡其子營墓得三漆棺移置南岡夜夢魯肅瞋云當殺汝父尋復夢見伯陽云魯肅與吾爭墓後于坐褥上見數升血疑魯肅殺之也墓今在長廣橋南

呂蒙

權命蒙西取長沙零桂三郡

水經注曰陸水又入蒲圻縣北逕呂蒙城西昔孫權征長沙零桂所鎮也

程黃韓蔣周陳董甘凌徐潘丁傳

程普 還鎮石城

湘中記曰君山有地道楂渚對岸古城孫權遣程  
普所立

黃蓋

吳書曰故南陽太守黃子廉之後也

黃潛筆記曰陶靖節詩曰昔在黃子廉彈冠佐名  
州湯伯記注云三國志黃蓋傳注南陽太守子廉  
之後劉潛夫詩話亦云子廉之名僅見蓋傳按後

漢尚書令黃香之孫守諒字子廉為南陽太守注及詩話舉其孫而遺其祖豈弗深考歟子廉乃守諒之字亦非名也

武陵蠻夷反亂攻守城邑乃以蓋領太守

水經注曰鸚鵡洲之下尾江水澆回狀浦是曰黃軍浦昔吳將黃蓋軍師所屯故浦得其名

蔣欽 拜別部司馬

古今刀劍錄曰蔣欽拜別部司馬造一刀文曰司

馬隸書

周泰字幼平 拜平虜將軍

古今刀劍錄曰周幼平擊曹公勝拜平虜將軍因造一刀銘背曰幼平

董襲字元代 襲身以刀斷兩紺 衝乃橫流

古今刀劍錄曰董元代少果勇自打鐵作一刀後討黃祖于蒙衝河元代引刀斷衝頭為二流拜大

司馬號斷蒙刀

甘寧 寧厲聲問鼓吹何以不作壯氣毅然

江表傳曰孫權攻合肥不下而還休兵皆上道權  
與呂蒙等在後魏將張遼奄至鼓吹驚怖不能復  
鳴甘寧拔刀欲斫之于是始作

寧卒 子瓌

晉書甘卓傳曰曾祖寧為吳將祖述仕為尚書父

昌太子太傅

徐盛 以勇氣聞

劉義慶徐州先賢讚曰盛以敦直勇氣聞

休使兵將就船攻盛盛以少禦多敵不能克

吳書曰徐盛與曹休戰賊積茅艸欲焚盛盛燒船而去賊一無所得

潘璋字文珪 拜偏將軍 璋部下司馬馬忠禽羽并  
羽子平都督趙累等權即分宜都至秭歸二縣為固陵  
郡拜璋為太守

古今刀劍錄曰潘文珪拜偏將軍為擒關羽拜固

陵太守因造一刀銘曰固陵

丁奉字承淵廬江安豐人也 晁追以前出軍事徙奉家于臨川

宋書王僧綽傳曰初太社西空地一區吳時丁奉宅孫晧流徙其家江左初為周顥蘇峻宅其後為袁悅宅又為章武王司馬秀宅皆以凶終後給城壽亦頗遇喪禍故是稱為凶地僧綽常以正達自居謂宅無吉凶請以為第始就造築未及居而敗

朱治朱然呂範朱桓傳

朱治字君理 二年拜安國將軍

古今刀劍錄曰朱君理少受征討黃武中累功拜安國將軍作一佩刀文曰安國

朱然 以然為餘姚長

水經注曰餘姚縣城是吳將朱然所築南臨江津北背巨海

遣使拜然為左大司馬右軍師

吳書曰朱然破魏將李興等軍斬首五百級得鼓車三乘拜然左大司馬加賜御織成帽

虞陸張駱陸吾朱傳

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也 遂徙翻交州

樓承先別傳曰樓玄到廣州密步虞仲翔故宅遂出徘徊躑躅哀嘆慘愴不能自勝耳 孔曄會稽記曰昔虞翻嘗登緒山望四郊誠子孫曰可留江此居後世祿位當過于我聲名不及爾然相繼代

興居江南必不昌

陸績

文士傳曰績幼有雋朗才數博學多通 陸績別  
傳曰太守王朗命為功曹風化肅穆郡內大治  
張溫 以輔義中郎將使蜀

吳錄曰溫英才瓌偉拜中郎聘蜀與諸葛亮結金  
蘭之好焉 笑林曰沈珩弟峻字叔山有譽而性  
儉張溫使蜀辭峻峻入內良久出語溫曰向擇一

端布欲以送卿而無粗者溫嘉其能顯非

駱統 父俊官至陳相為袁術所害

謝承後漢書曰 術怒密使人殺俊

李賢注後漢書引謝承書曰俊拜陳國相人有產子厚致米肉達府主意生男女者以駱為名袁術使部曲將張闔陽私行到陳之俊所俊往從飲酒因詐殺俊一郡吏人哀號如喪父母

陸遜傳

陸遜 備宜都太守樊友委郡走諸城長吏及蠻夷君  
長皆降

水經注曰魏武臨江分南郡置臨江郡劉備曰宜  
都郡治在縣東四百步故城吳丞相陸遜所築也  
為二江之會也

遜督促諸軍四面蹙之 備因夜遁驛人自擔燒銳鎧  
斷後僅得入白帝城

江表傳曰備舍船步走燒皮鎧以斷道使兵以錦

挽車走入白帝 鼎錄曰陸遜破劉備軍鑄一鼎  
紀功其文曰破備鼎

休還疽發背死諸軍振旅過武昌權令左右以御蓋覆  
遜入出殿門凡所賜遜皆御物上珍 遣還西陵

吳書曰陸遜破曹休于石亭還上脫翠帽以遺遜

又曰遜破曹休當還西陵公卿並為祖道上賜

御船一舫繒綵丹漆 又曰上脫御金梭帶以賜

遜又親以帶之為鉤絡帶

遜憤恚致卒

吳地記曰華亭蓋晉元假陸遜宅造池華麗故名有陸遜陸機陸瑁三墳在東南二十五里橫山中

按太平御覽引吳地記曰陸氏宅在長宅谷在

吳縣東北谷名華亭谷水下通松江昔陸遜陸凱居此谷谷東有崑山父祖墓焉故陸機思鄉詩髣髴松水陽婉變崑山陰

抗自關羽至白帝

日知錄曰當云自益陽至白帝余謂關羽下脫一

瀨字

吳主五子傳

孫慮 黃武七年封建昌侯

豫章古今記曰孫慮城在建昌縣南一百里

孫和 曉即祚其年追謚父和曰文皇帝改葬明陵

吳興記曰西陵山在烏程縣北二十一里吳太子  
和葬烏程北山曉即祚追尊文皇帝陵曰明陵陵

在山西故名

孫奮 徒奮于豫章

豫章古今記曰孫奮城在郡北二里

賀全呂周鍾離傳

賀齊 徐盛被創失矛

太平御覽引吳書云徐盛失牙謂牙旗也入牙類

全琮

吳書曰全琮年高賜以復杖

潘濬陸凱傳

潘濬 五谿蠻夷叛亂盤結權假濬節督諸軍討之

長沙者舊傳曰夏隆仕郡時潘濬為南征太守遣  
隆修書致禮濬飛帆中流力所不及隆乃于岸邊  
拔刀大呼指濬為賊因此被收濬竒其以權變自  
通解縛賜以酒食

陸凱 初皓常銜凱數犯頗忤旨加何定譖構非一既  
以重臣難繩以法

吳錄曰後主暴虐凱正直強諫以其宗族強盛不敢加誅也世說曰孫皓問丞相陸凱曰卿一宗在朝有幾人陸曰二相五侯將軍十餘人皓曰盛哉陸曰君賢臣忠國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民弊覆亡是懼臣何敢言盛

是儀胡綜傳

胡綜

魏氏春秋曰胡綜論吳朝俊士英才卓越超踰倫

匹則諸葛恪清識知幾達究幽微則顧譚淑辨宏  
達言能釋結則謝景究學甄微游夏同科則范慎  
羊衡恪才而疎譚精而懼景辨而校後恪譚果以  
強敗吳人論綜言而有徵 胡綜別傳曰吳時掘  
得銅印以琉璃蓋畫布雲布于其上間之得白玉  
如意太子因問綜綜曰秦王以金陵有天子氣象  
處處埋寶物以當王者之氣此即是也

徐詳者字子明

吳地記曰吳主遣徐詳至魏魏太祖謂詳曰孤比  
者顧濟橫江之津與孫將軍遊姑蘇之上獵長洲  
之苑吾志足矣詳對曰若越橫江而遊姑蘇是踵  
亡秦而躡夫差恐天下之事去矣太祖大笑曰徐生  
無乃逆詐乎

諸葛勝二孫濮陽傳

諸葛恪字元遜

辯論應機莫與為對

太平御覽引諸葛元遜傳曰昔元遜對南陽韓文  
晃誤呼其父字晃難之曰何人子前呼人父字是  
禮乎諸葛笑答曰向天穿針而不見天何者不輕  
天意有所在耳即罰丈晃酒一盃 世說曰諸葛  
瑾為豫州遣別駕到臺語云小兒知談卿可與語  
連往詣恪恪不與相見後于張輔吳座中相遇別  
駕喚恪咄咄郎君恪因嘲之曰豫州亂矣何咄咄  
之有答曰君明臣賢未聞其亂恪曰昔唐堯在上

四凶在下答曰非惟四凶亦有丹朱于是一坐大笑

領丹陽太守

異苑曰諸葛恪為丹陽太守出獵兩山之間有物如小兒伸手引人恪令民去故地叅佐問之恪曰此事在白澤圖曰兩山之間有神如小兒名曰僕  
諸人未之見也

權不豫而太子少乃徵恪以大將軍領太子太傅中書

令

吳書曰權寢疾議所付託時朝臣咸皆注意于恪而孫峻表恪器任輔政可付大事

因學紀聞曰孫峻薦諸葛恪可付大事而恪終死于峻之手易曰比之無首无所終也漢昭烈託孤于孔明而權乃託孤于恪劉孫之優劣于此可見由此衆庶失望而怨讐興矣

因學紀聞曰楚莫敖狃于蒲騷之役將自用也諸

葛恪東關之勝亦以此敗其失在于自用

恪驚起拔劍未得而峻刀交下

建康官闕簿曰建業宮有迎風觀在縣南十五里  
孫峻殺諸葛恪于此

况長寧以為君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

因學紀聞曰諸葛恪傳注虞喜志林曰況長寧以為君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又曰往聞長寧之甄文禕文禕謂費禕也長寧未詳其人蓋蜀人也廣

韻引何氏姓苑有况姓廬江人

王樓賀韋華傳

賀邵

會稽典錄曰賀善容止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動靜  
有常與人交久益敬之至于官府左右莫見其跣  
坐嘗著襪希見其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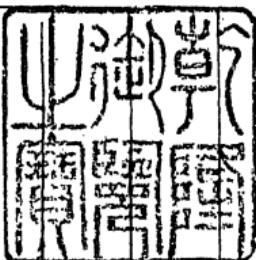
後邵中惡風口不能言去職數月皓疑其託疾收付酒  
藏掠考干所邵卒無一語竟見殺害

邵子循 太興二年卒追贈司空

世說曰元皇初見賀司空言及吳時事問孫皓燒  
鋸截一賀頭是誰司空未得言元皇自憶曰是賀  
邵司空流涕曰臣父遭遇無道創巨痛深無以仰  
答明詔元皇愧慚三日不出

然此數子處無道之世或顯戮于殿廷或賜死于遐荒  
或誅夷于胥嗣皓之惡浮于桀紂而止于亡國猶全其  
軀亦幸也夫

明刻馮夢禎本作然此數子處無妄之世而有名  
位殞死其理得免為幸耳



三國志補注卷六